

晏子春秋

冊二



晏子春秋卷四  
陽湖孫氏校本

內篇問下第四

景公出游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至於琅琊寡人何修則夫先王之游晏子再拜曰善哉君之問也聞天子之諸侯爲巡狩諸侯之天子爲述職故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游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夏諺曰吾君不游我曷以休吾君不豫我曷以助一游一豫爲諸侯度今君之游不然師行而糧食貧苦不補勞者不息夫從南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下而不反謂之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不歸謂之亡古者聖王無流連之游荒亡之行公曰善命吏計公掌之粟藉長幼貧氓之數吏所委發廩出粟以予貧民者三千鍾公所身見癯老者七

十人振贍之然後歸也

景公問於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善飲酒窮樂食味  
方丈好色無別辟若此何以能率諸侯以朝天子乎  
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變俗以政下賢以身管仲  
君之賊者也知其能足以安國濟功故迎之于魯郊  
自御禮之於廟異日君過于康莊聞甯戚歌止車而  
聽之則賢人之風也舉以爲大田先君見賢不留使  
能不怠是以內政則民懷之征伐則諸侯畏之今君  
聞先君之過而不能明其大節桓公之霸也君奚疑  
焉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今吾從車千乘可以逮先君桓公之後  
乎晏子對曰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者左有鮑叔右有仲父今君左爲倡右爲優讒人在前諛人在後又焉可逮桓公之後者乎

景公問晏子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濁無不零途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公曰廉政而邀亡其行何也對曰其行石也堅哉石乎落落視之則堅循之則堅內外皆堅無以爲久是以邀亡也

景公問晏子曰請問爲臣之道晏子對曰見善必通不私其利慶善而不有其名稱身居位不爲苟進稱事授祿不爲苟得體貴側賤不逆其倫居賢不肖不亂其序肥利之地不爲私邑賢質之士不爲私臣君用其所言民得其所利而不伐其功此臣之道也

景公問晏子曰人性有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曰詩

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故諸侯竝立善而不怠者爲長列士竝學終善者爲師

景公問晏子曰富民安衆難乎晏子對曰易節欲則民富中聽則民安行此兩者而已矣

景公問晏子曰國如何則可謂安矣晏子對曰下無諱言官無怨治通人不華窮民不怨喜樂無羨賞忿怒無羨刑上有禮於士下有恩於民地博不兼小兵彊不劫弱百姓內安其政外歸其義可謂安矣

景公問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晏子對曰莒其先亡乎公曰何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于晉是以亡也

晏子聘於吳吳王曰子大夫以君命辱在弊邑之地施貺寡人寡人受貺矣願有私問焉晏子巡遁而對

曰嬰北方之賤臣也得奉君命以趨於末朝恐辭令不審譏於下吏懼不知所以對者吳王曰寡人聞夫子久矣今乃得見願終其問晏子避席對曰敬受命矣吳王曰國如何則可處如何則可去也晏子對曰嬰聞之親疏得處其倫大臣得盡其忠民無怨治國無虐刑則可處矣是以君子懷不逆之君居治國之位親疏不得居其倫大臣不得盡其忠民多怨治國有虐刑則可去矣是以君子不懷暴君之祿不處亂國之位

晏子聘於吳吳王曰敢問長保威彊勿失之道若何晏子對曰先民而後身先施而後誅彊不暴弱貴不凌賤富不傲貧百姓竝進有司不侵民和政平不以威彊退人之君不以衆彊兼人之地其用法爲時禁

暴故世不逆其志其用兵為衆屏患故民不疾其勞此長保威彊勿失之道也失此者危矣吳王忿然作色不說晏子曰寡君之事畢矣嬰無斧鑕之罪請辭而行遂不復見

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公說曰天下以子大夫語寡人者衆矣今得見而羨乎所聞請私而無為罪寡人聞大國之君蓋回曲之君也曷為以子大夫之行事回曲之君乎晏子逡循對曰嬰不肖嬰之族又不若嬰待嬰而祀先者五百家故嬰不敢擇君晏子出昭公語人曰晏子仁人也反亡君安危國而不私利焉僂崔杼之尸滅賊亂之徒不獲名焉使齊外無諸侯之憂內無國家之患不伐功焉鏗然不滿退託於族晏子可謂仁人矣



晏子聘于魯魯昭公問焉吾聞之莫三人而迷今吾以魯一國迷慮之不免于亂何也晏子對曰君之所尊舉而富貴入所以與圖身出所以與圖國及左右偏邇皆同于君之心者也犒魯國化而爲一心曾無與二其何暇有三夫偏邇于君之側者距本朝之勢國之所以治也左右讒諛相與塞善行之所以衰也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身之所以危也詩曰芄芃棫樸薪之櫛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古者聖王明君之使以善也故外知事之情而內得心之誠是以不迷也

晏子聘於魯魯昭公問曰夫儼然辱臨敝邑竊甚嘉之寡人受貺請問安國衆民如何晏子對曰嬰聞傲大賤小則國危慢聽厚斂則民散事大養小安國之

器也謹聽節儉衆民之術也

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既靜矣晏以平公問焉  
曰昔吾先君得衆若何晏子對曰君饗寡君施及使  
臣御在君側恐懼不知所以對平公曰聞子大夫數  
矣今迺得見願終聞之晏子對曰臣聞君子如美淵  
澤容之衆人歸之如魚有依極其游泳之樂若淵澤  
決竭其魚動流夫往者維兩乎不可復已公又問曰  
請問莊公與今孰賢晏子曰兩君之行不同臣不敢  
不知也公曰王室之正也諸侯之專制也是以欲聞  
子大夫之言也對曰先君莊公不安靜處樂節飲食  
不好鍾鼓好兵作武士與同飢渴寒暑君之彊過人  
之量有一過不能已焉是以不免于難今君大宮室  
美臺榭以辟饑渴寒暑畏禍敬鬼神君之善足以沒

身不足以及子孫矣

晏子使于晉晉平公問曰吾子之君德行高下如何晏子對以小善公曰否吾非問小善問子之君德行高下也晏子蹴然曰諸侯之交紹而相見辭之有所隱也君之命質臣無所隱嬰之君無稱焉平公蹙然而辭送再拜而反曰殆哉吾過誰曰齊君不肖直稱之士正在本朝也

晏子聘于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對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田氏乎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公棄其民而歸于田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田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巨矣以家量貸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民參其力

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積朽蠹而老少凍餒國都  
之市屨賤而踊貴民人痛疾或燠休之昔者殷人誅  
殺不當僂民無時文王慈惠殷衆收卹無主是故天  
下歸之無私與維德之授今公室驕暴而田氏慈惠  
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無獲民將焉避箕伯  
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太姬已在齊矣叔向曰雖  
吾公室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  
列無長庶民罷斃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  
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孤續慶伯降在阜隸  
政在家門民無所依而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  
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且不顯後世猶怠況  
日不悛其童久乎晏子曰然則子將若何叔向曰人  
事畢矣待天而已矣晉之公族盡矣胙聞之公室將

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胙之宗十一族維羊  
舌氏在而已胙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  
祀焉

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  
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  
誣持祿事惰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  
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  
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  
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  
謂歟

叔向問晏子曰正士之義邪人之行何如晏子對曰  
正士處勢臨衆不阿私行於國足養而不忘故通則  
事上使卹其下窮則教下使順其上事君盡禮行忠

不正爵祿不用則去而不議其交友也論身義行不爲苟戚不同則疏而不悻不毀進於君不以刻民尊於國故用於上則民安行於下則君尊故得衆上不疑其身用于君不悖于行是以進不喪亡退不危身此正士之行也邪人則不然用於上則虐民行於下則逆上事君苟進不道忠交友苟合不道行持諛巧以正祿比姦邪以厚養矜爵祿以臨人夸禮貌以華世不任於上則輕議不篤于友則好誹故用于上則民憂行于下則君危是以其事君近於罪其交友近於患其得上辟于辱其爲生僨于刑故用於上則誅行于下則弑是故交通則辱生患則危此邪人之行也

叔向問晏子曰事君之倫徒處之義奚如晏子對曰

事君之倫知慮足以安國譽厚足以導民和柔足以懷衆不廉上以爲名不倍民以爲行上也潔于治己不飾過以求先不讒諛以求進不阿以私不誣所能次也盡力守職不怠奉官從上不敢隋畏上故不苟忌罪故不辟下也三者事君之倫也及夫大賢則徒處與有事無擇也隨時宜者也有所謂君子者能不足以及補上退處不順上治唐園考菲履共恤上令弟長鄉里不夸言不愧行君子也不以士爲本不以民爲憂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身游夸言愧行自勤于饑寒不及醜儕命之曰狂僻之民明上之所禁也進也不能及上退也不能徒處作窮于富利之門畢志于畎畝之業窮通行無常處之慮佚于心利通不能窮業不成命之曰處封之民明上之所誅也有智不

足以補君有能不足以勞民俞身徒處謂之傲上苟  
進不擇所道苟得不知所惡謂之亂賊身無以與君  
能無以勞民飾徒處之義揚輕上之名謂之亂國明  
君在上三者不免罪叔向曰賢不肖性夫吾每有問  
而未嘗自得也

叔向問晏子曰世亂不遵道上辟不用義正行則民  
遺曲行則道廢正行而遺民乎與持民而遺道乎此  
二者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嬰聞之卑而不失尊曲  
而不失正者以民爲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遺道苟遺  
民矣安有正行焉

叔向問晏子曰意孰爲高行孰爲厚對曰意莫高于  
愛民行莫厚于樂民又問曰意孰爲下行孰爲賤對  
曰意莫下于刻民行莫賤于害身也



叔向問晏子曰嗇吝愛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嗇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稱財多寡而節用之富無金藏貧不假貸謂之嗇積多不能分人而厚自養謂之吝不能分人又不能自養謂之愛故夫嗇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

叔向問晏子曰君子之大義何若晏子對曰君子之大義和調而不緣溪盜而不苟莊敬而不狡和柔而不銓刻廉而不劌行精而不以明污齊尚而不以遺罷富貴不傲物貧窮不易行尊賢而不退不肖此君子之大義也

叔向問晏子曰進不能事上退不能爲家傲世樂業枯槁爲名不疑其所守者可謂能行其道乎晏子對

曰嬰聞古之能行道者世可以正則正不可以正則曲其正也不失上下之倫其曲也不失仁義之理道用與世樂業不用有所依歸不以傲上華世不以枯槁爲名故道者世之所以治而身之所以安也今以不事上爲道以不顧家爲行以枯槁爲名世行之則亂身行之則危且天之與地而上下有衰矣明王始立而居國爲制矣政教錯而民行有倫矣今以不事上爲道反天地之衰矣以不顧家爲行倍先聖之道矣以枯槁爲名則世塞政教之途矣有明上可以爲下遭亂世不可以治亂說若道謂之惑行若道謂之狂惑者狂者木石之樸也而道義未戴焉

叔向問晏子曰何若則可謂榮矣晏子對曰事親孝無悔往行事君忠無悔往辭和於兄弟信於朋友不

詔過不責得言不相坐行不相反在上治民足以尊君在下莅修足以變人身無所咎行無所創可謂榮矣

叔向問晏子曰人何以則可謂保其身晏子對曰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庶幾不要幸先其難乎而後幸得之時其所也失之非其罪也可謂保其身矣

曾子問晏子曰古者嘗有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以成行義者也晏子對曰察其身無能也而託乎不欲諫上謂之誕意也上悞亂德義不行而邪辟朋黨賢人不用士亦不易其行而從邪以求進故有隱有不隱其行法士也迺夫議上則不取也夫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嬰不識其何以爲成行義

者也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  
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  
百姓強暴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三  
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  
心事百君者也

柏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曰騫周室之賤史也不量  
其不肖願事君子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于世隱道  
危行則不忍道亦無滅身亦無廢者何若晏子對曰  
善哉問事君乎嬰聞之執二灋裾則不取也輕進苟  
合則不信也直易無諱則速傷也新始好利則無敝  
也且嬰聞養世之君子從重不爲進從輕不爲退省  
行而不伐讓利而不夸陳物而勿專見象而勿強道

不滅身不廢矣

晏子春秋卷四

學字卷四

不如其不察矣

晏子春秋卷五

陽湖孫氏校本

內篇襍上第五

晏子臣於莊公公不說飲酒令召晏子晏子至入門  
公令樂人奏歌曰已哉已哉寡人不能說也爾何來  
爲晏子入坐樂人三奏然後知其謂己也遂起北面  
坐地公曰夫子從席曷爲坐地晏子對曰嬰聞訟夫  
坐地今嬰將與君訟敢毋坐地乎嬰聞之衆而無義  
彊而無禮好勇而惡賢者禍必及其身若公者之謂  
矣且嬰言不用願請身去遂趨而歸管籥其家者納  
之公財在外者斥之市曰君子有力於民則進爵祿  
不辭貴富無力于民而旅食不惡貧賤遂徒行而東  
畊於海濱居數年果有崔杼之難

晏子爲莊公臣言大用每朝賜爵益邑俄而不用每

朝致邑與爵爵邑盡退朝而乘嘖然而歎終而笑其  
僕曰何歎笑相從數也晏子曰吾歎也哀吾君不免  
於難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無死矣崔杼果弑莊  
公晏子立崔杼之門從者曰死乎晏子曰獨吾君也  
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獨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  
乎曰吾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  
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  
社稷亡則亡之若君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孰  
能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  
將庸何歸門啓而入崔子曰子何不死子何不死晏  
子曰禍始吾不在也禍終吾不知也吾何爲死且吾  
聞之以亡爲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爲義者不足以  
立功嬰豈其婢子也哉其縊而從之也遂袒免坐枕



君尸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崔杼既弑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太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爲壇三仞埒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入維晏子不肖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楮血仰天歎曰嗚呼崔子爲無道而弑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旣在脰劍旣在心維子圖之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

爲夫詩乎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爲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爲大不仁而爲小仁焉有中乎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縣于廚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景公使晏子爲東阿宰三年毀聞於國景公不說召而免之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景公不忍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于國景公說召而賞之景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

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舉儉力孝弟罰  
偷窳而惰民惡之決獄不避貴強惡之左右所求法  
則予非法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  
人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于內三年而毀聞  
乎君也今臣謹更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  
民說不舉儉力孝弟不罰偷窳而惰民說決獄阿貴  
強而貴強說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說事貴人體過  
禮而貴人說是三邪譽乎外二讒譽乎內三年而譽  
聞于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今所以當賞  
者宜誅是故不敢受景公知晏子賢迺任以國政三  
年而齊大興

景公與晏子立于曲潢之上晏子稱曰衣莫若新人  
莫若故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晏子

歸負載使人辭于公曰嬰故老耄無能也請毋服壯者之事公自治國身弱于高國百姓大亂公恐復召晏子諸侯忌其威而高國服其政田疇墾辟蠶桑豢收之處不足絲蠶於燕牧馬于魯共貢入朝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景公知窮矣

景公之時饑晏子請爲民發粟公不許當爲路寢之臺晏子令吏重其賃遠其兆徐其日而不趨三年臺成而民振故上說乎游民足乎食君子曰政則晏子欲發粟與民而已若使不可得則依物而偶於政景公登東門防民單服然後上公曰此大傷牛馬蹄矣夫何不下六尺哉晏子對曰昔者吾先君桓公明君也而管仲賢相也夫以賢相佐明君而東門防全也古者不爲殆有爲也蚤歲溜水至入廣門卽下六

尺耳鄉者防下六尺則無齊矣夫古之重變古常此之謂也

景公游於壽宮睹長年負薪者而有飢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所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無室者論而共秩焉公曰諾于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景公探雀黻黻弱反之晏子聞之不待時而入見景公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何爲者也公曰吾探雀黻黻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公曰寡人探雀黻黻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雀黻黻弱反之是長幼

也吾君仁愛曾禽獸之加焉而況于人乎此聖王之  
道也

景公睹嬰兒有乞於塗者公曰是無歸矣晏子對曰  
君存何爲無歸使吏養之可立而以聞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剛跪擊其  
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睹裔款  
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  
御婦人以出正閨剛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  
也公慙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景公曰昔  
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剛跪擊馬而反  
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  
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剛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于  
諸侯乎晏子對曰君勿惡焉臣聞下無直辭上有隱

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多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剛跪直辭禁之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剛跪倍資無征時朝無事也

景公飲酒夜移于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元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

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  
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  
今夕吾飲也微此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  
何以樂吾身君子曰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  
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晏子侍于景公朝寒公曰請進暖食晏子對曰嬰非  
君奉餽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茵  
席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之於寡人何爲者也對  
曰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夫社稷  
之臣能立社稷別上下之義使當其理制百官之序  
使得其宜作爲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  
以禮不見晏子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于氓



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云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傴僂言失容也旣醉以酒旣飽以德旣醉而出竝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之罪也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于晏子也以其家貨養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況與寡人謀國乎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觴之飲酒酣范昭曰請君之棄罇公曰酌寡人之罇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罇更之罇觶具矣范昭佯醉不說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

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景公伐魯傅許得東門無澤公問焉魯之年穀何如對曰陰水厥陽冰厚五寸不知以告晏子晏子對曰君子也問年穀而對以冰禮也陰水厥陽冰厚五寸

者寒溫節節則刑政平平則上下和和則年穀熟年充衆和而伐之臣恐罷民弊兵不成君之意請禮魯以息吾怨遣其執以明吾德公曰善迺不伐魯

景公予魯君地山陰數百社使晏子致之魯使子叔昭伯受地不盡受也晏子曰寡君獻地忠廉也曷爲不盡受子叔昭伯曰臣受命於君曰諸侯相見交讓爭處其卑禮之文也交委多爭受少行之實也禮成文于前行成章於後交之所以長久也且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吾是以不盡受也晏子歸報公公喜笑曰魯君猶若是乎晏子曰臣聞大國貪于名小國貪于實此諸侯之通患也今魯處卑而不貪乎尊辭實而不貪乎多行廉不爲苟得道義不爲苟合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其交君之道義

殊于世俗國免於公患公曰寡人說魯君故予之地  
今行果若此吾將使人賀之晏子曰不君以驩予之  
地而賀其辭則交不親而地不爲德矣公曰善於是  
重魯之幣毋比諸侯厚其禮毋比賓客君子於魯而  
後明行廉辭地之可爲重名也

景公游於紀得金壺乃發視之中有丹書曰食魚無  
反勿乘駑馬公曰善哉知苦言食魚無反則惡其鯨  
也勿乘駑馬惡其取道不遠也晏子對曰不然食魚  
無反毋盡民力乎勿乘駑馬則無置不肖於側乎公  
曰紀有書何以亡也晏子對曰有以亡也嬰聞之君  
子有道懸之閭紀有此言注之壺不亡何待乎  
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  
之蚤奚道至於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

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好則內無拂而外無輔輔拂無一人諂諛我者甚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辯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爲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已

晏子使魯仲尼命門弟子往觀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于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謂晏子習于禮者晏子既已有事于魯君退見仲尼仲尼曰夫禮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夫子反此乎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遯是以登階歷

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不計之義維晏子爲能行之

晏子之魯朝食進餽膳有豚焉晏子曰去其二肩畫者進膳則豚肩不具侍者曰膳豚肩亡晏子曰釋之矣侍者曰我能得其人晏子曰止吾聞之量功而不量力則民盡藏餘不分則民盜子教我所以改之無教我求其人也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以言吾請以言之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燦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贏矣故君子慎隱燦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爲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

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縻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擇鄰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嬰聞汨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晏子之晉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負芻息於塗側者以爲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爲者也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爲至此曰吾爲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爲爲僕對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是以爲僕也晏子曰爲僕幾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以贈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子爲僕三年吾迺今日睹而贖之吾於子尙未可乎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之

曰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己而申乎知己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爲彼功詘身之理吾三年爲人臣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爲知我矣嚮者子乘不我辭也吾以子爲忘今又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我猶且爲臣請鬻於世晏子出見之曰嚮者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之省行者不引其過察實者不譏其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嬰誠革之迺令糞灑改席尊醮而禮之越石父曰吾聞之至恭不修途尊禮不受擯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晏子遂以爲上客君子曰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于厄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爲相御



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迺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燕之游士有泯子午者南見晏子於齊言有文章術有條理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睹晏子恐慎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悲色開之以禮顏然後能盡其復也客退晏子直席而坐廢朝移時在側者曰嚮者燕客侍夫子胡爲憂也晏子曰燕萬乘之國也齊千里之塗也泯子午以萬乘之國爲不足說以千里之塗爲不足遠則是千萬人之上也且猶不

能殫其言於我況乎齊人之懷善而死者乎吾所以不得睹者豈不多矣然吾失此何之有也

齊有北郭騷者結罟罔拊蒲葦織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閒晏子見疑于景公出犇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于齊君將出犇北郭騷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焉吾聞之養其親者身仇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而從造于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必侵矣方見

國之必侵不若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  
盛吾頭于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其友因奉託而謂  
復者曰此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爲北郭子死又退  
而自刎景公聞之大駭乘駟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  
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己  
也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景公謂晏子曰吾聞高糾與夫子游寡人請見之晏  
子對曰臣聞之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祿仕者不  
能正其君高糾與嬰爲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行特  
祿之臣也何足以補君乎

高糾事晏子而見逐高糾曰臣事夫子三年無得而  
卒見逐其說何也晏子曰嬰之家俗有三而子無一  
焉糾曰可得聞乎晏子曰嬰之家俗閒處從容不談

議則疏出不相揚美入不相削行則不與通國事無  
論驕士慢知者則不朝也此三者嬰之家俗今子是  
無一焉故嬰非特食餽之長也是以辭

晏子居晏桓子之喪羸衰斬苴經帶杖菅屨食粥居  
倚廬寢苦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  
曰唯卿爲大夫曾子以聞孔子孔子曰晏子可謂能  
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

晏子春秋卷五

晏子春秋卷六 陽湖孫氏校本

內篇襍下第六

靈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  
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  
而不止晏子見公問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  
裂斷其衣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對曰君使服  
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于門而賣馬肉於內  
也公何以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為也公曰善使內  
勿服踰月而國莫之服

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為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迺  
為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臣其祭  
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而棄去之然後國人乃不  
為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民不能止故化其心

莫若教也

景公畋於梧丘夜猶早公姑坐睡而嘗有五丈夫北面韋廬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嘗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誅無罪邪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五丈夫之丘此其地邪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嘗也曰君憫白骨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知矣故曰君子之爲善易矣

景公爲路寢之臺成而不踊焉柏常騫曰君爲臺甚急臺成君何爲而不踊焉公曰然有梟昔者鳴聲無不爲也吾惡之甚是以不踊焉柏常騫曰臣請禳而去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爲置白茅公使爲室成置

白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鴉聲乎  
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鴉當陞布翬伏地  
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亦能益寡人之壽乎對  
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  
曰子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  
官趣具騫之所求柏常騫出遭晏子于塗拜馬前騫  
辭曰爲禳君鶚而殺之君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  
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今且大祭爲君請壽故  
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能爲君請壽也雖然吾聞  
之維以政與德而順乎神爲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  
益壽乎然則福兆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  
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柏常騫  
俯有閒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爲之無益不爲無損也

汝薄斂毋費民且無令君知之

景公新成柏寢之臺使師開鼓琴師開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師開對曰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公召大匠曰室何爲夕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爲之於是召司空曰立宮何爲夕司空曰立宮以城矩爲之明日晏子朝公公曰先君太公以營丘之封立城曷爲夕晏子對曰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然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公蹙然曰古之臣乎

公喜令曰  
景公病水臥十數日夜瞢與二日鬪不勝晏子朝公曰夕者瞢與二日鬪而寡人不勝我其死乎晏子對曰請召占瞢者出於閨使人以車迎占瞢者至曰曷爲見召晏子曰夜者公瞢二日與公鬪不勝公曰寡



人死乎故請君占蓍是所爲也占蓍者曰請反具書  
晏子曰毋反書公所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  
二陽故病將已以是對占蓍者入公曰寡人蓍與二  
日鬪而不勝寡人死乎占蓍者對曰公之所病陰也  
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  
愈公且賜占蓍者占蓍者曰此非臣之力晏子教臣  
也公召晏子且賜之晏子曰占蓍者以占之言對故  
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此占蓍之力也臣無功  
焉公兩賜之曰以晏子不奪人之功以占蓍者不蔽  
人之能

景公病疽在背高子國子請公曰職當撫瘍高子進  
而撫瘍公曰熱乎曰熱熱何如曰如火其色何如曰  
如未熟李大小何如曰如豆墮者何如曰如屨辨二

子者出晏子請見公曰寡人有病不能勝衣冠以出見夫子夫子其辱視寡人乎晏子入呼宰人具盥御者具巾刷手温之發席傅薦跪請撫瘍公曰其熱何如曰如日其色何如曰如蒼玉大小何如曰如璧其墮者何如曰如珪晏子出公曰吾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辯于辭習於禮者也命儻者曰客見則稱天子請見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蹇然行人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蹇然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蹇然者三曰臣受命樊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之以諸侯之禮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爲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僮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邪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爲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晏子將至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爲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

淮南則爲橘生于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邪王笑曰聖人非所與熙也寡人反取病焉

景公使晏子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削而並食之楚王曰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者萬乘無教令臣故不敢剖不然臣非不知也

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無宇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

家羣臣其爵莫尊于子祿莫重于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爲顯受也爲行君令也寵以百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爲富受也爲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於四方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且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于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閒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

此者爲彰君賜乎爲隱君賜乎公曰善爲我浮無字也

田桓子見晏子獨立于牆陰曰子何爲獨立而不憂何不求四鄉之學士可者而與坐晏子曰共立似君子出言而非也嬰惡得學士之可者而與之坐且君子之難得也若美山然名山旣多矣松柏旣茂矣望之相相然盡目力不知厭而世有所美焉固欲登彼相相之上仡仡然不知厭小人者與此異若部婁之未登善登之無蹊維有楚棘而已遠望無見也俛就則傷嬰惡能無獨立焉且人何憂靜處遠慮見歲若月學問不厭不知老之將至安用從酒田桓子曰何謂從酒晏子曰無客而飲謂之從酒今若子者晝夜守尊謂之從酒也

欒氏高氏欲遂田氏鮑氏田氏鮑氏先知而遂攻之  
高彊曰先得君田鮑安往遂攻虎門二家召晏子晏  
子無所從也從者曰何爲不助田鮑晏子曰何善焉  
其助之也何爲不助欒高曰庸愈於彼乎門開公召  
而入欒高不勝而出田桓子欲分其家以告晏子晏  
子曰不可君不能飭法而羣臣專制亂之本也今又  
欲分其家利其貨是非制也子必致之公且嬰聞之  
廉者政之本也讓者德之主也欒高不讓以至此禍  
可毋慎乎廉之謂公正讓之謂保德凡有血氣者皆  
有爭心怨利生孽維義可以爲長存且分爭者不勝  
其禍辭讓者不失其福子必勿取桓子曰善盡致之  
公而請老于劇

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邺殿其鄙六十晏子勿受子

尾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晏子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邺殿迺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邺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慢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景公祿晏子以平陰與橐邑反市者十一社晏子辭曰吾君好治宮室民之力弊矣又好盤游翫好以飭女子民之財竭矣又好興師民之死近矣弊其力竭其財近其死下之疾其上甚矣此嬰之所爲不敢受也公曰是則可矣雖然君子獨不欲富與貴乎晏子曰嬰聞爲人臣者先君後身安國而度家宗君而處身曷爲獨不欲富與貴也公曰然則曷以祿夫子晏



子對曰君商漁鹽關市譏而不征耕者十取一焉弛  
刑罰若死者刑若刑者罰若罰者免若此三言者嬰  
之祿君之利也公曰此三言者寡人無事焉請以從  
夫子公既行若三言使人問大國大國之君曰齊安  
矣使人問小國小國之君曰齊不我加矣  
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說梁丘據見晏子中食而肉  
不足以告景公曰日割地將封晏子晏子辭不受曰  
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之貧而不恨者嬰是也所以貧  
而不恨者以善爲師也今封易嬰之師師已輕封已  
重矣請辭

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  
亦不飽使者反言之公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貧  
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

以奉賓客晏子辭三致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  
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游以振百姓君之賜  
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  
民是臣代君君民也忠臣不爲也厚取之君而不施  
於民是爲筐篋之藏也仁人不爲也進取于君退得  
罪于士身死而財遷於它人是爲宰藏也智者不爲  
也夫十總之布一豆之食足於中免矣景公謂晏子  
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不辭而受子  
辭之何也晏子曰嬰聞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  
千慮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嬰之得者邪故再  
拜而不敢受命

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脫粟之食五卯苔菜而已左  
右以告公公爲之封邑使田無宇致臺與無鹽晏子

對曰昔吾先君太公受之營丘爲地五百里爲世國長自太公至於公之身有數十公矣苟能說其君以取邑不至公之身趣齊搏以求升土不得容足而寓焉嬰聞之臣有德益祿無德退祿惡有不肖父爲不肖子爲封邑以敗其君之政者乎遂不受

景公賜晏子邑晏子辭田桓子謂晏子曰君歡然與子邑必不受以恨君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節受于上者寵長于君儉居處者名廣於外夫長寵廣名君子之事也嬰獨庸能已乎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晏子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旣

竊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是時也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而屨賤公愀然改容公為是省于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

晏子使晉景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迺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維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迺許之

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欲朝夕見為夫子築室於閨內可乎晏子對曰臣聞之隱而顯近而結維至賢耳如臣者飾其容止以待承令猶恐罪戾也今君近之是遠之也請辭

景公有愛女請嫁于晏子公迺往燕晏子之家飲酒  
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邪晏子對曰然是也公  
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滿夫子之  
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  
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  
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  
拜而辭

晏子朝乘弊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  
邪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  
族及國游士皆得生焉臣得煖衣飽食弊車駑馬以  
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  
馬三返不受公不說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  
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里之吏臣節

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國之民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服飲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

晏子相景公食脫粟之食炙三弋五卯苔菜耳矣公聞之往燕焉睹晏子之食也公曰嘻夫子之家如此其貧乎而寡人不知寡人之罪也晏子對曰以世之不足也免粟之食飽士之一乞也炙三弋士之二乞也五卯士之三乞也嬰無倍人之行而有參士之食君之賜厚矣嬰之家不貧再拜而謝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于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曰自吾先君定公至今用世多矣齊大夫未有老辭邑者矣今夫子獨辭之是毀國之故棄寡人也不可晏子對曰嬰聞古之事君者稱身而食德厚而受祿德薄則辭祿德厚受祿所以明上也德薄辭祿可以潔下也嬰老薄無能而厚受祿是掩上之明污下之行不可公不許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爲夫子三歸澤至子孫豈不可哉對曰昔者管子事桓公桓公義高諸侯德備百姓今嬰事君也國僅齊於諸侯怨積乎百姓嬰之罪多矣而君欲賞之豈以其不肖父其不肖子厚受賞以傷國民義哉且夫德薄而祿厚智昏而家富是彰污而逆教也不可公不許晏子出異日朝得閒而入邑

致車一乘而後止

晏子病將死其妻曰夫子無欲言乎子曰吾恐死而俗變謹視爾家毋變爾俗也

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焉謂其妻曰楹語也子壯而示之及壯發書之言曰布帛不可窮窮不可飾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

晏子春秋卷六



晏子春秋卷七

陽湖孫氏校本

外篇第七

景公飲酒數日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左右曰仁人亦樂是夫梁邱據對曰仁人之耳目亦猶人也夫奚爲獨不樂此也公曰趣駕迎晏子晏子朝以至受觴再拜公曰寡人甚樂此樂欲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羣臣皆欲去禮以事君嬰恐君子之不欲也今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皆過嬰又能勝君然而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維無禮故父子同麋人之所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嬰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其邦大夫無禮官吏不恭父子無禮其家必凶兄弟無禮不能久同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

可去也公曰寡人不敏無良左右淫蠱寡人以至于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無禮則好禮者去無禮者至君若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公曰善請易衣革冠更受命晏子避走立乎門外公令人糞灑改席召衣冠以迎晏子晏子入門三讓升階用三獻焉噉酒嘗膳再拜告饜而出公下拜送之門反命撤酒去樂曰吾以彰晏子之教也

景公置酒於泰山之陽酒酣公四望其地喟然嘆泣數行而下曰寡人將去此堂堂國者而死乎左右佐哀而泣者三人曰吾細人也猶將難死而況公乎棄是國也而死其孰可爲乎晏子獨搏其髀仰天而大笑曰樂哉今日之飲也公怫然怒曰寡人有哀子獨大笑何也晏子對曰今日見怯君一諛臣三人是以

大笑公曰何謂諛怯也晏子曰夫古之有死也令後世賢者得之以息不肖者得之以伏若使古之王者毋知有死自昔先君太公至今尚在而君亦安得此國而哀之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分也物有必至事有常然古之道也曷爲可悲至老尙哀死者怯也左右助哀者諛也怯諛聚居是故笑之公慙而更辭曰我非爲去國而死哀也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國君當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國我是以悲也晏子曰君之行義回邪無德於國穿池沼則欲其深以廣也爲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斂如撝奪誅僂如仇讎自是觀之第又將出天之變彗星之出庸可悲乎于是公懼迺歸寘池沼廢臺榭薄賦斂緩刑罰三十七日而彗星亡

景公嘗見彗星明日召晏子而問焉寡人聞之有彗星者必有亡國夜者寡人嘗見彗星吾欲召占者使占之晏子對曰君居處無節衣服無度不聽正諫興事無已賦斂無厭使民如將不勝萬民懟怨彗星又將見嘗奚獨彗星乎

景公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景公至自畋晏子侍於遯臺梁邱據造焉公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

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  
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  
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  
和羹既戒且平奏騷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  
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  
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  
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流以相  
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  
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  
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  
同之不可也如是公曰善

齊有彗星景公使祝禳之晏子諫曰無益也祇取誣  
焉天道不詔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

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穰焉若德之穢穰之何損  
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  
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  
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汙亡若德之回  
亂民將汙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景公疥遂瘖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邱  
據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于先君有加矣今君  
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  
敬君盍誅于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對  
曰曰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  
家事治言于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言不愧  
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  
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

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于祝史子稱是語何故  
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  
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  
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  
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  
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  
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縱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  
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  
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  
成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  
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慢于鬼神公曰然則  
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菴  
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

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彙征其私承嗣大  
夫彊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  
違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  
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  
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  
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  
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公疾愈

景公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  
殓謂晏子曰此何爲而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公曰  
嘻寡人之無德也甚矣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爲無  
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  
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  
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爲其無德顧臣願有請于君由



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殪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囷府惠不徧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萬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于天下則湯武可爲也一殪何足恤哉

景公登箒室而望見人有斷雍門之櫺者公令吏拘之顧謂晏子趣誅之晏子默然不對公曰雍門之櫺寡人所甚愛也此見斷之故使夫子誅之默然而不應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人君出則闢道十里非畏也冕前有旒惡多所見也續紘琬耳惡多所聞也大帶重半鈞烏履倍重不欲輕也刑死之罪日中之朝君過之則赦之嬰未嘗聞爲人君而自坐其民

者也公曰赦之無使夫子復言

景公坐于路寢曰美哉其室將誰有此乎晏子對曰  
其田氏乎田無宇爲埤矣公曰然則柰何晏子對曰  
爲善者君上之所勸也豈可禁哉夫田氏國門擊柝  
之家父以託其子兄以託其弟於今三世矣山木如  
市不加于山魚鹽蚌蜃不加于海民財爲之歸今歲  
凶饑蒿種芣斂不半道路有死人齊舊四量而豆豆  
四而區區四而釜釜十而鍾田氏四量各加一焉以  
家量貸以公量收則所以糴百姓之死命者澤矣今  
公家驕汰而田氏慈惠國澤是將焉歸田氏雖無德  
而施于民公厚斂而田氏厚施焉詩曰雖無德與汝  
式歌且舞田氏之施民歌舞之也國之歸焉不亦宜  
乎

景公宿於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於晏子曰寡人夜者聞西方有男子哭者聲甚哀氣甚悲是奚爲者也寡人哀之晏子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适也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又嘗爲孔子門人今其母不幸而死祔柩未葬家貧身老子孺恐力不能合祔是以悲也公曰子爲寡人弔之因問其偏柩何所在晏子奉命往弔而問偏之所在盆成适再拜稽首而不起曰偏柩寄于路寢得爲地下之臣擁札摻筆給事宮殿中右陛之下願以某日送未得君之意也窮困無以圖之布脣枯舌焦心熱中今君不辱而臨之願君圖之晏子曰然此人之甚重者也而恐君不許也盆成适蹙然曰凡在君耳且臣聞之越王好勇其民輕死楚靈王好細腰

其朝多餓死人子胥忠其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爲子  
今爲人子臣而離散其親戚孝乎哉足以爲臣乎若  
此而得祔是生臣而安死母也若此而不得則臣請  
輓尸車而寄之於國門外宇溜之下身不敢飲食擁  
轅執輅木乾鳥栖袒肉暴骸以望君愍之賤臣雖愚  
竊意明君哀而不忍也晏子入復乎公公忿然作色  
而怒曰子何必患若言而教寡人乎晏子對曰嬰聞  
之忠不避危愛無惡言且嬰固以難之矣今君營處  
爲游觀旣奪人有又禁其葬非仁也肆心傲聽不恤  
民憂非義也若何勿聽因道盆成适之辭公喟然太  
息曰悲乎哉子勿復言迺使男子袒免女子髮笄者  
以百數爲開凶門以迎盆成适适脫衰經冠條纓墨  
緣以見乎公公曰吾聞之五子不滿隅一子可滿朝

非迺子耶盆成适于是臨事不敢哭奉事以禮畢出門然後舉聲焉

景公築長廩之臺晏子侍坐觴三行晏子起舞曰歲已暮矣而禾不穫忽忽矣若之何歲已寒矣而役不罷憊憊矣如之何舞三而涕下沾襟景公慚焉爲之罷長廩之役

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詔吏殺之晏子曰燭鄒有罪三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公曰可於是召而數之公前曰燭鄒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罪二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以輕士是罪三也數燭鄒罪已畢請殺之公曰勿殺寡人聞命矣

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之患亦有常乎對曰佞人讒夫

之在君側者好惡良臣而行與小人此國之長患也  
公曰讒佞之人則誠不善矣雖然則奚曾爲國常患  
乎晏子曰君以爲耳目而好繆事則是君之耳目繆  
也夫上亂君之耳目下使羣臣皆失其職豈不誠足  
患哉公曰如是乎寡人將去之晏子曰公不能去也  
公忿然作色不說曰夫子何小寡人甚也對曰臣何  
敢槁也夫能自周於君者才能皆非常也夫藏大不  
誠于中者必謹小誠于外以成其大不誠入則求君  
之嗜欲能順之公怨良臣則具其往失而益之出則  
行威以取富夫何密近不爲大利變而務與君至義  
者也此難得其知也公曰然則先聖柰何對曰先聖  
之治也審見賓客聽治不留羣臣皆得畢其誠讒諛  
安得容其私公曰然則夫子助寡人止之寡人亦事

勿用對曰讒夫佞人之在君側者若社之有鼠也諺  
言有之曰社鼠不可熏去讒佞之人隱君之威以自  
守也是難去焉

景公與晏子立曲潢之上望見齊國問晏子曰後世  
孰將踐有齊國者乎晏子對曰非賤臣之所敢議也  
公曰胡必然也得者無失則虞夏常存矣晏子對曰  
臣聞見不足以知之者智也先言而後當者惠也夫  
智與惠君子之事臣奚足以知之乎雖然臣請陳其  
爲政君強臣弱政之本也君唱臣和教之隆也刑罰  
在君民之紀也今夫田無宇二世有功于國而利取  
分寡公室兼之國權專之君臣易施能無衰乎嬰聞  
之臣富主亡由是觀之其無宇之後無幾齊國田氏  
之國也嬰老不能待公之事公若卽世政不在公室

公曰然則柰何晏子對曰維禮可以已之其在禮也  
家施不及國民不懈貨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  
諂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今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  
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立君令臣忠父  
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經也君  
令而不違臣忠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  
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貞姑慈而從婦聽而  
婉禮之質也公曰善哉寡人迺今知禮之尚也晏子  
曰夫禮先王之所以臨天下也以爲其民是故尚之  
晏子聘於吳吳王問君子之行何如晏子對曰君順  
懷之政治歸之不懷暴君之祿不居亂國之位君子  
見兆則退不與亂國俱滅不與暴君偕亡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陋蠻夷之鄉希見教



君子之行請私而無爲罪晏子蹙然辟位吳王曰吾聞齊君蓋賊以慢野以暴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遵而對曰臣聞之微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爲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仕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嗟乎今日吾譏晏子訾猶僇而高概者也

司馬子期問晏子曰士亦有不干君不恤民徒居無爲而取名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能足以贍上益民而不爲者謂之不仁不仁而取名者嬰未得聞之也高子問晏子曰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三君之心一邪夫子之心三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事君嬰聞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

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心也且嬰之於靈公也盡復而不能立之政所謂僅全其四支以從其君者也及莊公陳武夫尙勇力欲辟勝于邪而嬰不能禁故退而埜處嬰聞之言不用者不受其祿不治其事者不與其難吾於莊公行之矣今之君輕國而重樂薄於民而厚於養籍斂過量使令過任而嬰不能禁庸知其能全身以事君乎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爲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

之時民無飢君反以罪臣今臣後之東阿也屬託行  
貨賂至并重賦斂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  
于權宗當此之時飢者過半矣君迺反迎而賀臣愚  
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僻景  
公迺下席而謝之曰子彊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  
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景公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臣能動地公召晏  
子而告之曰寡人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能動  
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  
星在四心之閒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曰吾言之  
恐子死之也默然不對恐君之惶也子言君臣俱得  
焉忠於君者豈必傷人哉晏子出太卜走入見公曰  
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陳子陽聞之曰晏子默而

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也往見太卜者恐君之惶也  
晏子仁人也可謂忠上而惠下也

晏子相景公其論人也見賢而進之不同君所欲見  
不善則廢之不辟君所愛行己而無私直言而無諱  
有納書者曰廢置不周於君前謂之專出言不諱於  
君前謂之易專易之行存則君臣之道廢矣吾不知  
晏子之爲忠臣也公以爲然晏子入朝公色不說故  
晏子歸備載使人辭曰嬰故老悖無能毋敢服壯者  
事辭而不爲臣退而窮處東畔海濱堂下生藜藿門  
外生荆棘七年燕魯分爭百姓惛亂而家無積公自  
治國權輕諸侯身弱高國公恐復召晏子晏子至公  
一歸七年之祿而家無藏晏子立諸侯忌其威高國  
服其政燕魯貢職小國皆朝晏子沒而後衰

晏子使高糾治家三年而辭焉儻者諫曰高糾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敢請其罪晏子曰若夫方立之人維聖人而已如嬰者及陋之人也若夫左嬰右嬰之人不舉四維將不正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也吾是以辭之

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與穀其縣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諸侯以爲其子孫賞邑寡人不足以辱而先君今爲夫子賞邑通之子孫晏子辭曰昔聖王論功而賞賢賢者得之不肖者失之御德修禮無有荒怠今事君而免于罪者其子孫奚宜與焉若爲齊國大夫者必有賞邑則齊君何以共其社稷與諸侯幣帛嬰請辭遂不受

景公賜晏子狐之白裘元豹之菀其貲千金使梁邱

據致之晏子辭而不受三反公曰寡人有此二將欲服之今夫子不受寡人不敢服與其閉藏之豈如弊之身乎晏子曰君就賜使嬰修百官之政君服之上而使嬰服之于下不可以爲教固辭而不受

晏子相景公布衣鹿裘以朝公曰夫子之家若此其貧也是奚衣之惡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罪也晏子對曰嬰聞之蓋顧人而後衣食者不以貪味爲非蓋顧人而後行者不以邪僻爲累嬰不肖嬰之族又不肖如嬰也待嬰以祀其先人者五百家嬰又得布衣鹿裘而朝于嬰不有飾乎再拜而辭

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晏子細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嬰聞君

子有譏於嬰是以來見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  
嬰之宗族待嬰而祀其先人者數百家與齊國之閒  
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爲此仕者也如臣者豈  
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再  
拜其辱反命門弟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補三君  
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外篇第八

仲尼之齊見景公景公說之欲封之以爾稽以告晏  
子晏子對曰不可彼浩裾自順不可以教下好樂緩  
於民不可使親治立命而建事不可守職厚葬破民  
貧國久喪道哀費日不可使子民行之難者在內而  
傳者無其外故異于服勉于容不可以道衆而馴百  
姓自大賢之滅周室之卑也威儀加多而民行滋薄

聲樂繁充而世德滋衰今孔丘盛聲樂以侈世飾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以觀衆博學不可以儀世勞思不可以補民兼壽不能殫其教當年不能究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爲聲樂以淫愚其民其道也不可以示世其教也不可以導民今欲封之以移齊國之俗非所以導衆存民也公曰善于是厚其禮而留其封敬見不問其道仲尼迺行

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爲者也梁邱據對曰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於禮樂審於服喪其母死葬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疾公曰豈不可哉而色說之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知能繁登降之禮制規矩之節行表綴之數以教民以爲煩人留日



故制禮不羨於便事非不知能揚干戚鐘鼓箏瑟以  
勸衆也以爲費財留工故制樂不羨于和民非不知  
能累世殫國以奉死哭泣處哀以持久也而不爲者  
知其無補死者而深害生者故不以導民今品人飾  
禮煩事羨樂淫民崇死以害生三者聖王之所禁也  
賢人不用德毀俗流故三邪得行于世是非賢不肖  
襍上妄說邪故好惡不足以導衆此三者路世之政  
道事之教也公曷爲不察聲受而色說之

仲尼游齊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仲  
尼對曰臣聞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  
不見也仲尼出景公以其言告晏子晏子對曰不然  
嬰爲三心三君爲一心故三君皆欲其國之安是以  
嬰得順也嬰聞之是而非之非而是之猶非也孔丘

必據處此一心矣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爲人晏子聞之曰嬰則齊之世民也不維其行不識其過不能自立也嬰聞之有幸見愛無幸見惡誹謗爲類聲響相應見行而從之者也嬰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嬰聞之君子獨立不慚于影獨寢不慚于魂孔子拔樹削迹不自以爲辱窮陳蔡不自以爲約非人不得其故是猶澤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儒而貴之今吾望儒而疑之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於爾不可止於遠也行存於身不可掩於衆也吾竊議

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丘聞君子過人以爲友不及人以爲師今丘失言於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因宰我而謝焉然仲尼見之

景公出田寒故以爲渾猶顧而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焉乎晏子對曰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則嬰不識公曰孔子之不逮舜爲閒矣曷爲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則嬰不識晏子對曰是迺孔子之所以不逮舜孔子行一節者也處民之中其過之識況乎處君之中乎舜者處民之中則自齊乎士處君子之中則齊乎君子上與聖人則固聖人之林也此迺孔子之所以不逮舜也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

弱主也孔子聖相也君不如陰重孔子設以相齊孔子強諫而不聽必驕魯而有齊君勿納也夫絕于魯無主于齊孔子困矣居暮年孔子去魯之齊景公不納故困於陳蔡之間

景公問晏子曰有臣而強足恃乎晏子對曰不足恃有兄弟而強足恃乎晏子對曰不足恃公忿然作色曰吾今有恃乎晏子對曰有臣而強無甚如湯有兄弟而強無甚如桀湯有弑其君桀有亡其兄豈以人為足恃哉可以無亡也

景公遊于牛山少樂公曰請晏子一願晏子對曰不嬰何願公曰晏子一願對曰臣願有君而見畏有妻而見歸有子而可遺公曰善乎晏子之願載一願晏子對曰臣願有君而明有妻而材家不貧有良鄰有

君而明日順嬰之行有妻而材則使嬰不忘家不貧則不愠朋友所識有良鄰則日見君子嬰之願也公曰善乎晏子之願也晏子對曰臣願有君而可輔有妻而可去有子而可怒公曰善乎晏子之願也

景公爲大鐘將懸之晏子仲尼柏常騫三人朝俱曰鐘將毀衝之果毀公召三子者而問之晏子對曰鐘大不祀先君而以燕非禮是以曰鐘將毀仲尼曰鐘大而懸下衝之其氣下回而上薄是以曰鐘將毀柏常騫曰今庚申雷日也音莫勝于雷是以曰鐘將毀也

田無宇見晏子獨立於閨內有婦人出於室者髮班白衣緇布之衣而無裏裘田無宇譏之曰出於室爲何者也晏子曰嬰之家也無宇曰位爲中卿田七十

萬何以老爲妻對曰嬰聞之去老者謂之亂納少者謂之淫且夫見色而忘義處富貴而失倫謂之逆道嬰可以有淫亂之行不顧于倫逆古之道乎

有工女託於晏子之家焉者曰婢妾東郭之野人也願得入身比數于下陳焉晏子曰乃今日而後自知吾不肖也古之爲政者士農工商異居男女有別而不通故士無邪行女無淫事今僕託國主民而女欲犇僕僕必色見而行無廉也遂不見

景公蓋姣有羽人視景公僭者公謂左右曰問之何視寡人之僭也羽人對曰言亦死而不言亦死竊姣公也公曰合色寡人也殺之晏子不時而入見曰蓋聞君有所怒羽人公曰然色寡人故將殺之晏子對曰嬰聞拒欲不道惡愛不祥雖使色君於灋不宜殺

也公曰惡然乎若使沐浴寡人將使抱背

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對曰昔者秦繆公乘龍舟而理天下以黃布裹烝棗至東海而捐其布破黃布故水赤烝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詳問子何爲對曰嬰聞之詳問者亦詳對之也

景公問晏子曰天下有極大乎晏子對曰有足游浮雲背凌蒼天尾偃天閒躍啄北海頸尾咳於天地乎然而謬謬不知六翮之所在公曰天下有極細乎晏子對曰有東海有蟲巢於蟲睫再乳再飛而蟲不爲驚臣嬰不知其名而東海漁者命曰焦冥

莊公闔門而圖莒國人以爲有亂也皆操長兵而立於闔公召睢休相而問曰寡人闔門而圖莒國人以

為有亂皆標長兵而立于衢閭柰何休相對曰誠無  
亂而國以為有則仁人不存請令于國言晏子之在  
也公曰諾以令於國孰謂國有亂者晏子在焉然後  
皆散兵而歸君子曰夫行不可不務也晏子存而民  
心安此非一日之所為也所以見於前信於後者是  
以晏子立人臣之位而安萬民之心

景公游於菑聞晏子死公乘侈輿服繁駟驅之而因  
為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邀則又乘比至於國者  
四下而趨行哭而往伏尸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  
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泆而不收怨罪重積于百  
姓今天降禍於齊不加于寡人而加于夫子齊國之  
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夫

晏子死景公操玉加於晏子而哭之涕沾襟章子諫



曰非禮也公曰安用禮乎昔者吾與夫子遊於公邑之上。一日而三不聽寡人。今其孰能然乎。吾失夫子則亡。何禮之有。免而哭哀盡而去。

晏子歿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晏子沒後。不復聞不善之事。弦章對曰。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尺蠖食黃。則黃食蒼。則蒼是也。公曰。善。吾不食。諂人以言也。以魚五十乘。賜弦章。章歸魚。車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昔者晏子辭黨。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之。今諸臣諛以干利。吾若受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晏子之遺行也。

晏子春秋卷七

又晏子之舞而酬諸樂之於國猶魚不受毒子曰  
 五穀地雖美不耕之今謂田楚以干麻吾若受其  
 章章難窮軍者盡其曲也子曰昔者楚子將黨以  
 是也公曰善吾不食諸人以此言也也魚五十乘顯好  
 臣州文侯謂公曰與臣食之只難食黃根黃食蓋限  
 節是子與楚本對問不善之舉好章楚曰臣致女順  
 節善者出一口公并會大原辭乎夫好章人公曰章  
 是乎歟木育少平景公煩請大夫西公陳世賢堂工  
 限全而醫之南食而突其蓋而志九子夫子與國之  
 女也子曰而三不棄夏夫今其將萌於平吾夫夫平  
 曰我豈也公曰矣用豈平昔善善與夫平豈欲公也